

佛女

孟广顺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女/孟广顺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6. 3

ISBN 7-80039-095-0

I. 佛… II. 孟…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4463 号

佛 女

-
- 著 者: 孟广顺
-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 经 销: 新华书店
-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
- 开 本: 787×1092 1/32
- 字 数: 205 千字
- 印 张: 9.2
- 版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 印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5000
-
- 书 号: ISBN7-80039-095-0/I·567
- 定 价: 10.00 元

(书中如有缺页, 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作者独白

在经过沉沉的孕育之后，《佛女》终于诞生了。

孕育的过程，充满了甘苦、喜悦和煎熬。

《佛女》绝不同于我的前两部著作：风格、手法、语言、结构与《大山的回声》、《红舞鞋·经纬线与人生DK》有着本质的区别。

结集《佛女》在一年前就有了这个想法，并已整理完毕。但最终被搁置起来了。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对创作的困惑、出版的忧虑。

今天，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出版欲搅动着，这样我不得不想法把她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文学作品总是要给予读者点什么。这是通常的一种标准和要求。但是，我并未想这么多，只是想把自己要讲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讲得好坏要靠读者自己去品味、评价。

当然，在此之前也并不是没人对本集子中的作品给予关注和评价。比如：《再生的土地》变成铅字后，著名诗人、作家何玉锁便提议可改编成电视剧，全总吃电视饭、以搞剧本出名的李敬华先生称可合作搞一部连续剧，虽然这个愿望没有变成现实，但专家们留下了这样的赞语：一部充满乡土气息、弥漫着人性与野性味道、由原始走向文明的作品。

而对于《佛女》，起初是按杂志社一位老编辑的想法和要求写作而成的。当时的出发点便是既可在刊物上发表，又能很容易地改编成电影。因为这位老编辑洞察到了这个题材的电影化艺术的价

值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成分。

这一估量没有错，并且使我深深叹服编辑的眼光和对作品的审视能力。作品成稿后，我寄出的只是故事梗概，想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李育才先生来信向我索要整部作品，计划与港商洽谈有无希望改编成电影。而我由于担心作品尚未变成铅字而丢掉了这次机会。

在北京，也还是这么一篇故事梗概，曾引起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的张金庭先生的注意。“是个好东西！”他说，“如果别人不改编电影，我可试试！”因为张先生是山东籍，而我作品中所写的主人公当土匪的地方老东阿镇是他的祖籍，他知道那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老镇。

也就在这同时，导演了许多电影和电视的北影厂张泽宇先生看完稿子后，极为喜悦。先后约我谈了三次改编电影的事宜，但最终因为钱的问题而搁浅。直

到最近张导演到我处时还谈起此事，甚为惋惜。

对我来说，有没有改编成电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写出了一部属于我自己的作品，并且被人看好。

本来，我清楚自己当不了中国的“鲁迅第二”。所以，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自娱，然后是乐人。这应该是一种情趣。不管别人是否骂我缺乏社会责任感，我起码在写作的过程中没有玩世不恭，而是认真地写我自己想写的、喜欢写的东西。

《佛女》也曾和我的另一部自然科学专著《先知，到达二十一世纪》一起参加北京作家协会举办的“作家文稿洽谈会”。其程序当然首先向作协申报参加洽谈的文稿要目及内容简介。这是前年的事情。《佛女》报去后，文稿洽谈会组织人之一、北京作协联络处的王升山同志打电话给我，称：“那是部传奇式的、很

提神的作品”。

但是，当我被约进洽谈室后，我才发觉出版商们出于商业利润的考虑，要买版权的却是我的另一部关于预测学研究的专著《先知，到达二十一世纪》；这部著作几乎成了洽谈的热门题材，北京和外埠的出版社（商）就有五家与我洽谈该书的版权和出版事宜。而《佛女》，出版商们都承认确实值得一出，但也确实需先获取利润，即让我以低廉的价格卖掉另一部版权尔后出版这部《佛女》。

作家出书难，纯文学作品被一时冷落，看来无不与金钱有关系。我相信，在出书问题上被金钱所困扰的作家并非我一个。

我决不将《佛女》作为附属品来处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宁可暂时搁置一段时间，也要找一家出版社正正规规地出出来。

一搁，搁了近两年。

在这近两年内，对这种纯文学的东西几乎失去了信心。写报告文学，招惹了一些小小的麻烦，腻了；写小说出集子，不够费周折的；如果图拿几千元的稿费，不如去设法拉广告。简直心恢意冷，思绪彷徨。

但总也得有路可走才行。

台湾“新学友”出版社对《先知……》一书兴趣极大，派了出版部主任沈文绮小姐前来北京跟我洽谈该书的版权及出版事宜。我觉得边缘科学、自然与神秘主义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外国有着广阔的市场。我的写作兴趣逐渐转移到预测学的研究与实践上了。这大概叫做另辟蹊径吧。

于是，将小说放在一边不写，却玩起了一阵神秘主义。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自己却认认真真地将预测学作为学术问题

来研究。这样，在完成《先知，到达二十一世纪》的过程中，自然少不了众多的社会活动，到北大、二炮、大饭店应邀讲课；接受几家报社、电台的采访；应邀为来自本国及港、台、南韩、泰国、法国、澳大利亚、伊朗、瑞典、马来西亚、美国、荷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团、政客、投资商进行咨询。居然也弄出来点名堂。美国世界传统医学联盟主席吴奇今年元月从旧金山来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国的学术委员颁发证书，37人中我是其中之一，并且成为唯一被破例吸收委任的学术委员，并邀我去美讲学。那么，是否自此就与文学无缘，“金盆洗手”了呢？绝不是如此。相反，在另辟蹊径的过程中，我不仅完成了自己的著作，而且所接触的那些商贾、政客以及被生活所困惑的女人们，他们的经历又足以够我完成一部作品。

看来，生活的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一篇写不尽、读不完的小说。文学绝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我想说，你不能认为当你拿起笔写散文、写小说时就叫搞文学；不写散文、小说时就不叫搞文学；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实际上，对于一个耍笔杆子的人来说，舞文弄墨搞创作叫文学，写散文、小说以外的东西，甚至为了积蓄力量写作去东闯西撞也都是在搞文学。

尽管近一个时期，我写关于神秘主义的东西，比写小说感到还顺手；但这部《佛女》却仍让我牵肠挂肚。在《佛女》身上倾注了我的心血。也许正因如此，耳边总是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快把《佛女》出版出来。

所以，现在出《佛女》，可以说是情不自禁的。

《佛女》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这自然是个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的问题。但我要说，在这部集子里，融贯了许多的主题，比如：人性与野性、肉体与心灵的交错回炉，使人在特定的环境中，既显现出人的一面，又暴露出兽的一面，直至良知被发现才真正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

再比如：阶层与断层，贪婪的索取与无私的奉献牺牲，谁高贵伟大，谁狗屎一堆？多数人崇拜的是地位，忘却的是底层人的悲酸。奉献了的也许没谁记住，向社会贪婪索取的也许会成为英雄和名人。是对是错，不免对照思过一番。

对于《佛女》，还是用一位老作家的话作为评语吧：

“从一个女人身上寻求中国当代历史的折射。用一个不幸女人的眼泪来冲洗一张悲欢离合的底片。集性爱、情感、世态于一体，描写出一幅令人喜爱的风

情……

是不是这样，只有读者自己来欣赏。

1996 年 3 月

关于广顺这个人和《佛女》这本书

(代 序)

· 何玉锁

《佛女》这部中篇小说集，是广顺的第三本著作。

认识广顺已有七、八年时间。他在出版第二本书、报告文学集《红舞鞋·经纬线与人生DK》之前找过我，让我作序，出于友情，我看完稿子后，写了一篇题为《大野清风扑面来》的读后感，广顺便以这篇文章作为第二本书的序言放在了书的前面。

《佛女》出版前，广顺再次找我，要我为他的这部中篇小说集写个序。对于作序，我一向认为不适合，尽管长期以来我把广顺一直视为朋友，可他却将我们的关系视为师生关系，使我哑口无言，不得不再为他的这本书写几句话。

那么，这个序言也好，代序也罢，应该怎样写，写什么，起初我难以下笔；如果仅就《佛女》这部书进行一番评价，对于广顺来说又显得不透彻，不全面；想了很久，我便写下了《关于孟广顺这个人和〈佛女〉这本书》这样一个标题。

我为什么要写广顺这个人？因为这几年，广顺的变化很大，写作的领域比出版第二本书时要宽得多；尤其是在预测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在社会上的影响甚至比 he 搞文学创作还要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既是一名青年作家，又是一名预测学研究方面的年轻专家。

广顺这人为人很忠厚。我跟他认识后，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交得却很深：退休前，我在全总是专业作家，他经常来家中看我，向我请教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实际都是共同探讨一些课题而已。后来，由于身体欠佳，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广顺也常来看我；从西单搬到五棵松的新居后，虽未通邮，他仍利用现代通信手段与我联络，在有空闲时还到我家相聚。正

因为交往过密，使我了解了除文学创作以外的长处。

作为一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青年作家，广顺在文学创作上成就是大的。他写作极快，成稿时间短，不论短篇还是长达几万字的中篇，他常常一气呵成，并且写后的稿子从不修改，也从不抄正，一遍下来，初稿便是定稿，文字工整漂亮，至今所发表的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作品很少返工后再发表，往往是初稿出来就寄往杂志社和报社，寄去就发。也许是这种天份，从1983年开始搞创作起，第二年加入当时部队所在地张家口地区文联后，第三年加入中国铁路文协，第五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1992年秋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路内作家中加入中国作协的，他在当时年纪最小；由于创作结出硕果，他先后被收录于《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和中国国际名人研究院编纂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大型权威辞书，并被授予荣誉证书。

在我眼里，搞文学创作，广顺所走的路够直，成就够突出的了。

这部中篇小说集《佛女》又是怎样的一部书呢？

这是一部集广顺作品不同类型，不同题材，不同艺术风格的著作。它以深刻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感受及认识为基础，调集了生活的积淀，用心凝聚成了一部部让人感到亲切的作品。题材即有反映农村的，又有反映铁路的；有写爱情故事的，也有在时间跨度上追溯到三十年代的。从中不难看出，广顺写小说也是象搞报告文学创作那样有感而发，直抒情怀；觉得什么素材可移入文学之林便写什么；认为怎样写着顺手就写什么，这与他一贯的创作习惯和风格没有什么差别。从这一点上说，广顺的创作有他自己的特色。

这四部中篇，应该说我是熟悉的。《再生的土地》在《小说家》发表后，广顺首先寄我一本；我看完后，从故事到语言，不相信是他的作品，因为整部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用一句比喻的话说是“土的不能再土，甚至土的有点掉渣”。也许正是这种手法和语言的魅力，广顺一次投向《小说家》，便被刊出

来。我的一位从事影视创作的同事看后，确实想将这部中篇改编成电视剧，只是因为资金问题最终没有落实而已。

《苍山如海》这部中篇，写得悲壮而苍凉，在为他第二本书作的序中已经提到，这是在那年夏天的夜晚，广顺来看我时，谈出的那个题材的构想；他在创作中果真吸纳了我提的一些看法和建议，结尾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

《佛女》是广顺的一部好作品。初稿刚写完后，就拿着题纲参加北京作协举办的作家图书文稿交易洽谈会，作协的组织者看完故事梗概后连声说：“这是个好东西！是个好东西。”对于这部作品，广顺是按一位老编辑的意见写作而成的，出发点是既能在刊物上发表，又容易改编成电影。后来，果真被北影、西影的两位导演看中，谈了几次改编事宜，终因改编需要投资太大而流产；但我始终认为，没有被改编成影视的，不一定是次品。

《耶丽亚》系列是广顺有目的创作的，几个短篇故事延续了一对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合在一起便成就了一部系列中篇；这是一